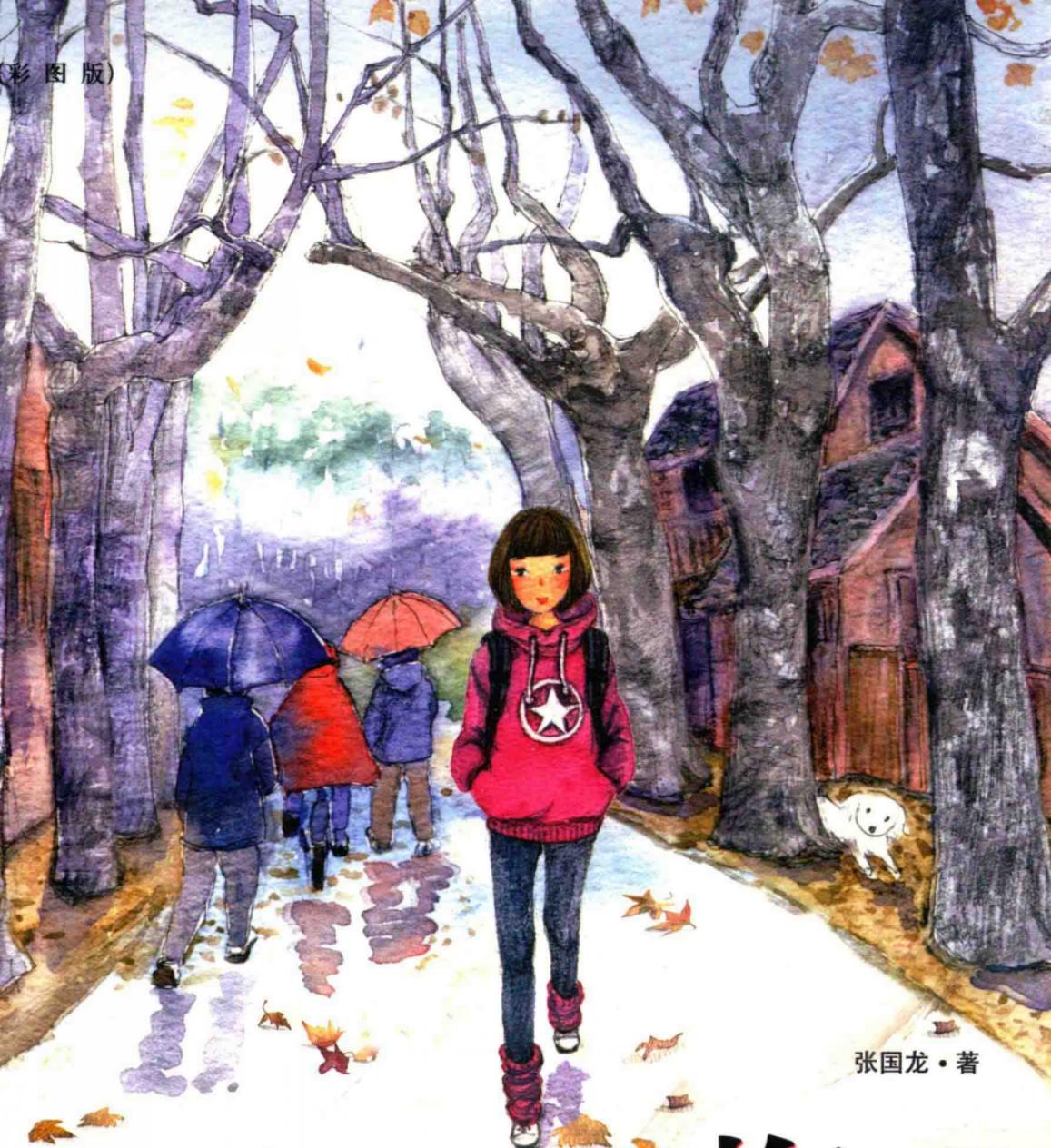


(彩图版)



张国龙·著

梧桐街上的梅子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(彩图版)



张国龙·著

梧桐街上的梅子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梧桐街上的梅子(彩图版)/张国龙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229-11633-0

I. ①梧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2854号

梧桐街上的梅子(彩图版)

WUTONGJIE SHANGDE MEIZI (CAITUBAN)

张国龙 著

丛书策划: 郭玉洁

责任编辑: 郭玉洁 李云伟

责任校对: 杨婧

封面设计: 益辰设计

插图: 亦邻



**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**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2 字数: 120千

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633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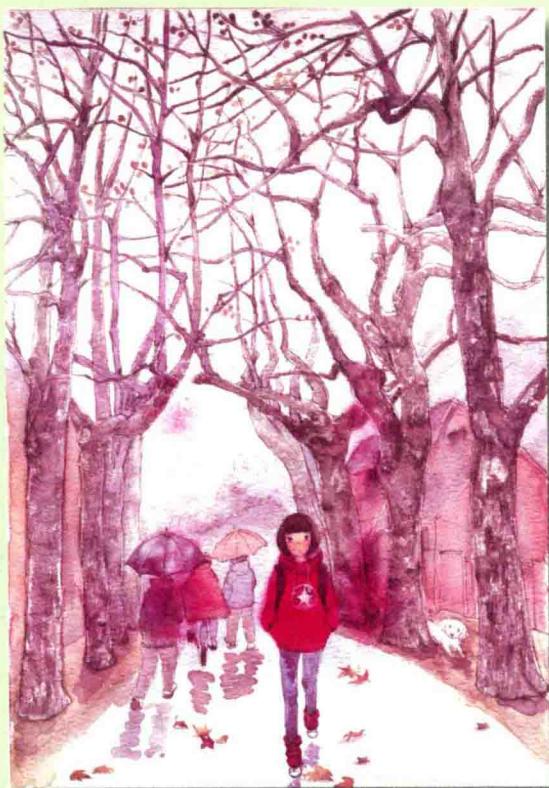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001/ 第一章 这个冬天不太冷
027/ 第二章 与陌生人来来往往
050/ 第三章 悲喜交加的一夜
071/ 第四章 纸燕在泪雨中飞翔
093/ 第五章 说再见不能再见
120/ 第六章 雨夜酣然入梦
142/ 第七章 回到我们的从前
169/ 第八章 你是我曾经的仇人
184/ 不仅仅是成长“故”事（代后记）



第一章 这个冬天不太冷

冬雨淅淅沥沥，没完没了，整座城市雾气缭绕。清晨，泥泞的梧桐街尽管车水马龙，却掩饰不了黏稠的倦意。街道两旁，梧桐树林立。高高低低的树荫，全都无精打采。不远处，轮渡的汽笛声尖细而悠长，随徐徐的江风钻入梧桐街的角角落落。恰似不辞辛劳的更夫，将拥挤在街道两旁的住家和店铺一一唤醒。

梧桐街拐角处有一家唤作“老梧桐”的小茶馆，大概因门前那棵梧桐街上最为古老的梧桐树而得名。此时，老梧桐茶馆里已经围坐了不少不用上班的爷爷婆婆。茶香袅袅娜娜，麻将声哗啦啦此起彼伏，如同夏日里倏然而至的雷阵雨。

田梅子背着沉甸甸的书包，闪身钻进了老梧桐茶馆。

田梅子左顾右盼之后，径直走向赵婆婆。站在赵婆婆身后，田梅子一声不吭一动不动。

赵婆婆熟视无睹，全神贯注“血战到底”（麻将的一种玩法）。

“滚开，扫把星。你一来我就当‘炮手’，都输光了。清早八晨地就找人要钱，哪来的钱给你！滚！滚开！滚远些！滚远些！！”赵婆婆终于忍不住破口斥骂。“嘿嘿嘿，慢着，‘三条’我要碰！还不给我滚远些，好不容易凑成的‘清一色’，差点儿就被你搅黄了……”

“赵婆婆，你就给梅子零花钱吧。孩子都站半天了，上学要迟到了呢！”赵婆婆的下家邓婆婆看不下去了，替田梅子打圆场。

“就是嘛，孩子多遭孽哟。梅子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向婆婆（方言，



即‘奶奶’）要钱也不出声。就这么干站着呀？换作我，也不乐意给。”

赵婆婆的对家满脸嫌怨。

“我早就不指望她叫我一声‘婆婆’了。这哪是我的孙女儿。是讨债鬼！我的那个命哟！”赵婆婆忙里偷闲数落梅子，目不转睛盯着牌桌，

“嘿嘿嘿，‘一饼’是哪个打的？我要和！”

“和什么和？这牌打出来几年了？我说啊赵婆婆你别抠儿了，痛痛快快把梅子打发走就没得事儿了，别耽误大家打牌咯！”赵婆婆的上家也嫌田梅子站在一旁碍事儿。

“哪个耽误哪个了！哪个耽误哪个了！是我出牌慢了还是我赖账了！你赢够了还说话气人！哪个见过你这种专说风凉话的人！你以为我这孤老太婆好欺负啊！”赵婆婆横眉立眼，猛然飙升的嗓音变了调。

“赵婆婆，怪我多嘴，怪我多嘴，我说错了，我投降！要得不？”赵婆婆的上家黑着脸，明显口是心非。

“要不得！你说够了你就不想说了，我还想说呢！”赵婆婆满脸怒色，一边冲上家立眉瞪眼，一边从衣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砸向田梅子，“讨债鬼，拿去，滚远点！”

田梅子还是站着不动，把事先写好的纸条递到赵婆婆面前。

赵婆婆瞟了一眼，霍地站了起来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田梅子的鼻子吼：“50元？你要50元干啥子？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？！”

赵婆婆的唾沫星子如同疾风骤雨，她的叫嚣瞬间遮盖了周围此起彼伏的麻将声。

其实，田梅子在纸条上写得清清楚楚：给我50元，我要买复习资料！

田梅子面无表情，还是站着不动。或许，她不屑于为自己辩解。十多年来，这样的责骂是她每天的必修课。习惯了就沒事儿了，她好像对责骂产生了免疫力。

也许骂累了，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，赵婆婆突然闭了嘴，脸上浮现着少有的一缕慈祥。严格说来，那还不是一张老太婆的脸，或隐或现的皱褶掩盖不了她曾经的美丽。她四十多岁就守寡，总算熬到儿子娶了媳妇，不曾想儿子和媳妇出车祸没了，留下了两岁多的孙女田梅子。多年以来，赵婆婆对谁都怀有敌意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亏欠了她。她是梧桐街上大名鼎鼎的“赵火炮”，敢冒犯她的人说不定还没出世呢。

赵婆婆背转身，小心翼翼忙活了半天，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50元大钞。她把钱扔到田梅子脚边，恶声恶气地吼：“拿去吧，滚远点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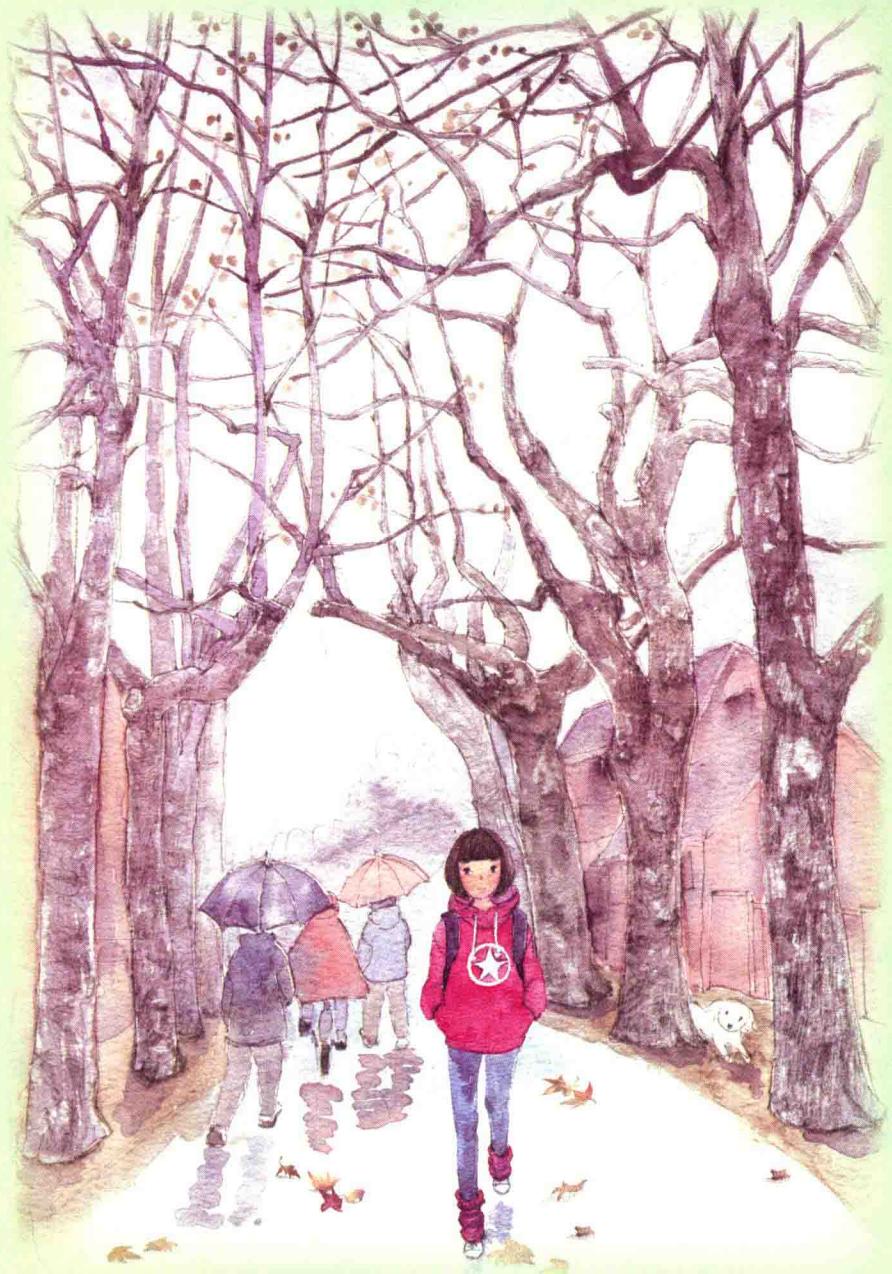
田梅子没有弯腰捡钱，依旧站着不动，还是面无表情。

“讨债鬼，好好好，你比我有性格。小祖宗，我怕你了，我服你了还不行吗？”赵婆婆只好弯腰把钱捡了起来，塞到田梅子手里，“装好了，要是弄丢了你就是在我面前站一天站一年，你也休想我会再给你了。还有，当心遭你那些小流氓样儿的同学抢了哟！别指望我会同情你！”

田梅子充耳不闻，扭身快速离开老梧桐茶馆，脸上浮掠过一丝胜利者的微笑。

这样的“冷战”策略，田梅子屡试不爽。也难怪奶奶常常抱怨：“这世上我谁也不怕，就怕你田梅子死活都不开腔。”

看样子田梅子一定在嘀咕：“我要是能像你要求的那样‘滚’着离开就好了。如果这样真能让你心情好一点，多和几手牌，那就更好了。可



惜，我不会‘滚’！”

“梅子是不是撞上哑巴鬼了？哪个见过她和谁开口说过话？”

“她不会真的变成了哑巴？”

赵婆婆的牌友们冲着田梅子的背影七嘴八舌。

田梅子猛地扭过头，大喝一声：“爱嚼舌根儿的人下辈子一定会变哑巴！”

其实，她们议论的都是事实。自从上初中以来，田梅子就很少和谁说话了。

“也许，当一个真正的哑巴很不错。不，也许，做一个聋子更快乐。”田梅子小声嘟囔。

田梅子顶着梧桐街上零落的雨声，朝学校方向狂奔。

迟到，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2

校园大门依稀可见，田梅子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。还好，离上课还有5分钟。

在大门的拐弯处，田梅子瞥见了贾美丽和她的几个死党。

田梅子强作镇静，下意识把双肩包卸下来拎在手上，督促自己别放慢脚步。

可是，贾美丽和她的死党已经把田梅子包围了起来。

“把钱交出……”



没等贾美丽把话说完，田梅子手中的书包就电光石火般击打在贾美丽的脸上。

“哎哟——”贾美丽捂着脸痛苦地蹲在地上。

“田梅子打人啊——”

.....

校门口沸腾着几个女孩子惊慌失措的叫喊声。

田梅子乘机跑进了校门。

上课铃声正好响了起来。

田梅子跑进初三（3）班，刚刚坐在教室右后边角落里的座位上，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李欢欢便满脸怒色走进了教室。

李老师身后跟着贾美丽和她的几个死党。贾美丽捂着左脸，右脸上泪痕狼藉。

“田梅子，把你的书包拿上来！”李老师厉声呵斥。

满教室的眼睛齐刷刷聚焦在田梅子身上。

田梅子只顾从书包里掏出课本，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。

“田梅子，你听见没有？把你的书包拿到讲台上来！”李老师的声音至少又提高了两倍。

田梅子还是装作没听见。

“喂，老师叫你拿书包上去呢！”田梅子的同桌乐山小声提醒。





田梅子依旧纹丝不动。

李老师冲下讲台，愤怒的高跟鞋声好像要把水泥地板敲碎。她径直冲到田梅子的课桌旁，抓过田梅子的书包，三两下就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块砖头。

全班哗然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李老师质问。

“老师，我没惹她，她就用书包砸我的脸。她每天都背着砖头上学。”贾美丽大声控告。

“老师，贾美丽说得没错，我可以作证！”

“我也可以作证！”

.....

贾美丽的死党纷纷声援贾美丽。

“她们拉帮结派欺负田梅子，田梅子属正当防卫！”乐山突然站起来打抱不平。

多少次类似的冲突，没谁会为田梅子说句公道话。田梅子早就不相信所谓的“正义”和“善良”。此时，田梅子对乐山的声援无动于衷。在她看来，或许这不过是贾美丽等精心设置的又一个陷阱，就像去年她们安排丘丁冬作“卧底”一样。

贾美丽命令丘丁冬假装站在田梅子一边，和田梅子好得像一个人似的。当田梅子对李老师说“她们把我交校服的钱抢了，丘丁冬可以作证”，丘丁冬却说“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田梅子对我说过她婆婆没钱给她买校服”。



“都给我住嘴！”李老师大声呵斥，“田梅子，中午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！”李老师转身走向讲台，“现在，我们开始上课！”

田梅子一如既往聚精会神地听课，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

临近下课的时候，乐山不经意递了一张纸条给田梅子：

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？

田梅子装作没看见，依旧细致地记着笔记。

下课铃声响过了，李老师一边收拾教案，一边声色俱厉地警告：“今天早上发生的事等中午休息时再解决。谁要是再敢无事生非影响上课，一律严惩！”

李老师逡巡着教室的角角落落，目光在田梅子身上停顿了一下，意味深长。

当李老师的身影刚刚消失在教室门口，贾美丽就捂着红肿的脸，走到田梅子身边。

“你等着瞧，便宜不了你！”贾美丽威胁田梅子。

接着，贾美丽指着乐山的鼻子，凶巴巴地吼：“听说你爸不是你爸你妈也不是你妈，你自己的事都没管好，你还狗拿耗子——多管闲事，你也等着瞧！你们是啥子关系？一对狗男女！”

“贾美丽你不要血口喷人！”乐山面红耳赤，攥紧了拳头，“谁不知道你和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？我可不怕你。‘兔子不吃窝边草’，你要真有本事就别欺负自己班上的同学，和那些街头小流氓打打杀杀那才



梧桐街上_的梅子

叫有种！”

“田梅子给你什么好处了，你要对她好？你们是……”贾美丽话音未落，田梅子“噌”地站起来，手中的书包冲贾美丽飞了过去。

乐山眼疾手快，一把拽住了田梅子的手。

“田梅子你为啥子又行凶？你是刽子手啊？”贾美丽的几个死党围了过来。

教室里的气氛异常紧张。

“李老师折回来了！”男生程平大喊了一嗓子。

贾美丽等迅速散开，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。

上课铃声适时地响了起来。

3

田梅子记不清自己是第多少次单独走进李老师的办公室了。

像以往一样，田梅子铁了心，什么也不说。

奶奶说过，惩治恶人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变成恶人。奶奶从早到晚泡在麻将桌上，麻将是她的命根。田梅子瞧不上奶奶“不务正业”，更讨厌奶奶的泼妇做派。奶奶不是田梅子可以依傍的大树，田梅子恨她，心里渐渐不承认她是“奶奶”，也就不再喊她“婆婆”。但是，田梅子不得不承认，奶奶所说的这些话多少有点道理。





初一下学期期末，领完成绩单回家的路上，田梅子第一次被贾美丽等暴打了一顿。她们打她的理由很简单：你这个没爹没娘的穷鬼，凭什么你每次都考第一？凭什么所有的老师都对你好？凭什么你能当班长？凭什么每次走上领奖台出风头的都是你？

田梅子哭着回家，家里没人。她在老梧桐茶馆里找到了正在“血战到底”的奶奶。没等田梅子哭诉完，奶奶就狠狠地甩了田梅子一耳光，凶神恶煞般吼骂：“你哭丧啊？我还没死呢！哭有啥子用？你的手长着是干啥子用的？我孤儿寡母在这梧桐街上混了几十年，你仔细打听打听，谁敢欺负到我头上来？你还有脸哭！要是你就知道哭，我看你这辈子有多少眼泪流？！”

不能指望奶奶给自己撑腰，田梅子只好把李老师当作为自己平冤昭雪的包公。

田梅子向李老师说明了情况。

可是，李老师说：“你首先应该好好检讨检讨自己，你肯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。你想想，为什么那么多的女生都说你不好？你可是班长，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让你当班长？”

初二上学期，田梅子突然就当不了班长了。

田梅子心里很痛，却无处诉说。她本来话就不多，此后差不多什么话都不想说了。

田梅子看了不少书，她弄清楚了贾美丽等无端欺负她的真实动因在于“嫉妒”。田梅子以为她的班长职务被撤了，她们心理就该平衡了，不会再找她的麻烦。可是，她们却变本加厉欺负她，甚至还敲诈勒索她。她们



的理由还是很简单：你什么时候学习和我们一样孬了，我们就放过你。凭什么男生们都说你长得漂亮？你连女性特征都没有，那些傻头傻脑的小男孩居然认为你最漂亮？（田梅子曾告诉丘丁冬，自己还没有生理周期。）你去打听打听，有几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学习也很好的？这不公平，世界上的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完了。你得为这个付出代价！

她们每次欺负了田梅子，还纠集一群死党去李老师那儿恶人先告状。李老师总是不问青红皂白把田梅子叫到办公室批评一顿，说：“你是不是不当班长了心理不平衡？”

李老师做得稍微公平一点，顶多不过是各打五十大板。

田梅子觉得这样的老师不配当老师。此前，田梅子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名教师。而今，她动摇了。

田梅子安慰自己：可以不让我当班长，但休想剥夺我学习第一。我每次都考第一名，就是打败她们的最好武器！

此时此刻，田梅子站在李老师的办公桌前，面无表情。

“梅子，你坐下吧！”李老师和蔼可亲，出乎意料。

一年多来，李老师头一次如此“礼遇”田梅子。

田梅子不为所动，仍旧站着，跟木头桩似的。

李老师拉着田梅子的手，差不多是把她摁在椅子上了。

田梅子看着窗外，连绵的冬雨不知什么时候停歇了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满世界阳光耀眼炫目。面对这南方冬日难得一见的阳光，田梅子却感觉它也有点虚情假意。

“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没安好心！”田梅子嘀嘀咕咕。她琢磨，接下



来李老师就该说“一个人不能只是学习好”，这样的开场白田梅子早已耳熟能详。

田梅子早就对李老师的批评鄙夷不屑、充耳不闻。

“梅子，老师得向你道歉！你能接受老师真诚的道歉吗？”李老师的声音亲切无比，和电影电视里的那些老师没什么区别。

恰似月亮突然从东方升起，田梅子彻底蒙了，搞不清李老师要摆什么迷魂阵。好在，一年多来，田梅子在同贾美丽等的争斗中积累了丰富的“智斗”经验。田梅子决定按兵不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

“梅子，都怪老师太粗心了，太迷信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’，而忽略了‘众口铄金，金石可毁’的浅显道理，误解了你。梅子，老师知道你这一年多来过得不容易。是老师的不对，你能原谅老师吗？梅子，不管你是否会原谅老师，老师还是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学习一直没有往下掉。要是你因为老师对你不公而变成了差等生，老师一辈子都……都会良心不安的！”

李老师哽咽了。

田梅子还是不为所动。

一年多来，每逢考试结束，贾美丽等就会想方设法欺负田梅子。田梅子觉得自己已经流干了眼泪，这辈子再也不会流泪了。奶奶说得对，哭能管什么用？田梅子看过一部名叫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的电影，她在日记本里写道：

田梅子也不相信眼泪！